



抗日战争史料

宿北抗日青救团的形成和发展

何光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芦沟桥发动侵略我国的战争不久，战火即烧到鲁南地区，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会战的隆隆炮声，震撼了鲁南和徐海沉睡的大地，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

五月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会战中取得胜利后，奉命撤退，放弃了徐州。大批撤退的军队和无数鲁南难民经过宿北南下，加上日寇飞机不断狂轰滥炸，严重地冲击和打乱了宿北的平静，人民处于极端惶恐之中，有钱有门路的富家子弟纷纷逃去国民党的后方，无钱无路的一般青年，则陷落在敌后，惊惶不安，生怕日寇屠刀突然架到自己的头颈上。在此情况下，谁甘心当奴隶受宰杀？为了民族的生存，我和蒋子远、陆永寿、何培义等联合马场的苏在林，纠集蒋庄、何场、马场、双庄、林庄、小杨庄等村青年，成立联庄会。同时和堰头青年高修亭、郭黎平、王硕安以及杨相楚、晁福祥、巴棠华等人极力谋划，寻找抗日救亡的途径。

六月，我和高修亭、杨相楚去运西，想找到抗日的关系，但跑遍土山、吕集等地，见到的都是既反对日本又骚扰百

姓的土匪，如刘老水子等。有些地主、恶势力，也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聚集武装。我们大失所望，回来后，只好抱定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准备在敌占区活动（当时不知有游击队），因此，更加紧联合各村，组织抗日防匪保家乡的联庄会，采取的是夜聚昼散的办法。

为了扩大声势，曾于六月底，联合几个在乡间有威望的头面人物，如马场的苏在林、林庄的林振乾，卢圩的卢印旨、卢印渠等，发动马场、双庄、蒋庄、何场、林庄、卢圩、杨庄、朱斯庄等十几个村庄的数百村民，各执武器（包括长矛大刀），由马场集合出发，经双庄、卢圩、陆楼、阎场等地游乡示威，这次行动给妄图组织伪化的汉奸、卖国贼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在联合巡夜中，曾拦击抢劫群众的土匪，起到保护村民安全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共皖北特委派戴树璜同志来宿北宣传抗日救亡，戴树璜同志能说会讲，他既宣传抗日救国大义，也讲穷苦人民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这对青年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给我们指出了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和革命的远大目标，从此我们沿着这一正确的方向，把青救团的工作扩展到四面八方。

当时我们以抗日青年救国团的名义，联合各阶层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也向各阶层人士广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团结一致抗日，成效很大。

一九三八年八月，东北军万毅师经过堰头时，堰头青救团发起募捐，购买猪肉、粉丝等慰问品，由何光启、高修亭、舒彭年等送往港头慰问抗日部队，受到万毅师长的亲切

接见，并指出敌后抗日必须组织武装，抗击日寇，镇压伪化等等，这对青救团进行武装斗争是一次重要的启蒙。

宿北青救团在戴树璜的不断培育和辅导下，到十月底前后，已遍及宿北各地，如：沂河沿岸有纪集、许楼、魏牌坊、窑湾等几个中心点；墨河以西有堰头、小杨庄、刘墩、陆渡口、花嘴、戴沟等几个中心点；墨河以东有筛子、棋盘、墨芬塘、泉子、小冲等几个中心点；东边有唐店、王儿庄、龙泉沟、圈子等几个中心点。点与点之间既分头活动，又密切联系。到十一月初，宿北青救团已发展到近千人，仅堰头及其周围就有一、二百人之多，其中各阶层青年都有，我记得的计有：高修亭、郭黎平、王硕安、王光远、王庆新、巴光圣、巴棠华、李羽田、舒彭年、项继青、王光圣、王树田、李如安、孙德顺、鲍昌文、滕德谦、王维业、孙时彦、王庆重(叔威)、王庆臣等。堰头周围村庄的有：杨汶泽、杨全泽、何百源、何光英、何培义、蒋子远、陆永寿、孙庆斗、汪同、葛振武、牛文汉、苏汉涛、李恒胜、李朋年、杨相楚、杨相鄂、杨相林、杨相甫、王志田、林增茂、杨相松、卢印怀、戴希尧、卢印沂、晁岱文、孙敬祖、孙光寅等等。后来在形势恶化，斗争越来越残酷的情况下，有的人动摇、软蹲不干了，有的逃往外地谋生去了，有的经不起考验自首了，有的投向国民党当顽固派了，极少数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屈膝投降认贼作父当汉奸卖国贼了，只有最坚定的一部分，坚持斗争，成为宿北青救团的骨干。

宿北青救团的迅猛发展，要求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十月底前后，戴树璜在堰头王硕安家召开青救团骨干会议，选举产生青救团筹委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王硕安、郭黎平、晁

福祥、晁岱文、戴希尧、杨相楚、蒋子远、陆恒裕、王庆重、耿立功、胡振球、王祥惠、郭爱民、魏倜、阎泗元、孔宪质、孙敬祖、高修亭、何光启等约三十人（七区的同志未参加）。当时，确定推选委员十余人，经王硕安提名选举何光启、郭黎平、蒋子远三人为筹委会正副主任，并作分工如下：

沂河沿岸，由魏倜（即魏思贤）、张九峰负责；墨河以西，由何光启、蒋子远、郭黎平负责；南乡由晁福祥、郑兴杰负责；戚沟、南涧由晁少忱负责；棋盘、大新庄由陆恒裕、郭爱民、王子鲁负责；小冲由王祥惠负责；墨芬塘及其以北由胡振球、王天民负责；戴沟由孙敬祖负责。

十一月，夏岩（当时名夏春兰）来宿北，不久吴云培、陆裕民、孙素、孙碧、邵幼和先后到达，吴云培从山东拿来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我们视为至宝，在堰头刻写翻印传阅，这时青救团的工作，在县委吴云培的领导下，逐步转向以武装组建为主，在团的基础上，唐店、王儿庄、墨芬塘、堰头、庄林场等处都先后建成人数不等的青救武装，由于当时没有八路军臂章，各地的名称都叫“抗日青年自卫队”。王儿庄、龙泉沟、唐店等地有李纯（当时叫李宗仁）、何延增、臧大权、谢瘦石等二十余人枪；墨芬塘有胡振球、胡培干、胡培义、胡振杭、李春发、赵金生、王庆明等二十余人枪；堰头一带有蒋子远、陆永寿、杨相鄂、杨相松、何光启、何培义、李羽田、巴棠华、王志公等三十余人枪；沂河岸有徐玉珍、张九峰等一部分；李圩、高场有孔宪质、郑兴杰一部分；大刘墩有晁福祥、晁佳祥、晁岱寅等一部分。这些青救团武装的武器来源大部是各人从自己家中带

出来的，部分是开明人士捐献的。

在成立青救自卫队的同时，宿北各地反动势力也纷纷打起抗日旗号，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如南马圩姜宪青、王楼马桓、黄甲半城的苗凤祥、杨庄杨雨沛、陆沟陆承露兄弟及恶霸臧公略，嶂山的土匪王斗山、葛三刀子，高庄的土匪高孝门、高孝堂，史圩的恶霸地主史荣轩等。未能提到的比这要多得多，当时到处是土匪，有数不尽的山大王，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我们这些真正的抗日武装组织，处于敌伪匪顽的包围之中，处境是十分困难的。

一九三九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扩大伪化区，伪化堰头、棋盘和整个宿北，由窑湾日寇率领数百伪军出动，先占领庄林场，然后兵分两路向东进攻，一路进攻牛滩，一路由长墩东进，企图进攻堰头。进攻牛滩之敌被牛滩村民牛文汉等及部分青救团武装阻击于牛滩西南的开阔地段；由长墩东进之敌，遭到堰头包括埝头以西各村青救团武装和王殿武率领的埝头青年阻击，停止在长墩。此次战役获得毙伤伪军数十人的胜利，迫使敌伪军退回窑湾。

数日后，日军又从窑湾、炮车集结兵力占领了堰头，我们这支青救团武装撤抵戚沟，在此与墨芬塘的青救自卫队汇合组成八路军一个中队，以胡培义为中队长，晁福祥为指导员，何光启为中队长，赵金生、李春发为排长。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前后，吴云培同志从山东领来八路军臂章，我们戴上臂章，即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后由吴云培联系争取运西地主庄鸿勋部参加八路军，编成陇海南进支队独立大队，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庄宜民，指导员晁福祥，二连连长先是胡培义，后是何光启，指导员许养杰。在与三团汇合

后，经过几次战斗，如陆渡口、高场、尹庄等地战斗。由于环境恶化，撤出宿北，我们从此即转战于苏鲁皖战场，对宿北情况很少了解。后来得悉在部队撤离后，宿北青救团组织曾经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经过整顿后，在筛子召开青救团成立大会，推选晁少忱、汪益之为主要负责人，领导青救团的抗日活动。

日寇焚尸阿湖镇

沈升俭口述 蒋鲁整理

一九三九年农历正月初十日上午，阿湖镇东门内，衣着整齐的三百四十多具日寇尸体，一具一具停放在门板上，然后浇上煤油，点火焚烧，顷刻之间，烈火熊熊，恶味冲天。

农历正月初，日军五百多名，从徐州经新安镇来到阿湖镇。接着又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沿徐海公路向东进发，日军到达房山西二十里处的薛埠村，只见村中鸦雀无声，以为村中百姓慑于皇军声威，远逃它处，因而全不在意，继续坦然前进。当部队刚刚出村，忽然公路两侧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以及震撼山岳的冲杀声，响成一片。完全出于意外的敌人，有的还未曾转过向来，即成了刀下之鬼；有的稍微镇定之后，立即潜入路南旁一条干涸的长沟中，企图负隅顽抗。谁知一百多名敌人刚到沟底，沟两头预伏了好几挺机枪，密集的弹火，齐向沟底扫来，加上沟两旁的手榴弹，也一个劲地向沟底投掷。结果躲到沟底妄图负隅顽抗的日寇全部被歼，无一幸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共歼敌三百四十多名。若不是房山日、伪军赶来救援，这五百多个鬼子兵，势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这场漂亮伏击战的胜利者是东北军五十七军独立旅刘杰的部队，刘杰率两个团的兵力在几天前即秘密进驻牛山北横

沟村，由于该村绅士李洪谦及该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使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完善。经过严密侦察、分析论证，刘杰确认徐海公路上的薛埠村的地形最适宜打伏击战，且是此次日军必经之路。所以，当接到侦探情报之后，便于正月初某日夜率所部秘密潜入薛埠村，并立即实行戒严，来往行人，只准进村，不准出村，绝对封锁消息，并根据薛埠村的地形地物，得当地将部队潜伏在居民房中、猪圈中、草丛中、山芋窖中。刘杰料定，战斗一打响，惊惶失措的敌人，必然涌向村中的长沟底，于是他事先对着长沟，布置了好几挺机枪，并安排一部分配备足够数量的手榴弹的战士埋伏在长沟两旁，以便与机枪的火力有机配合，所以潜入沟底的日军全部被歼。所忽略的就是对房山方向的援敌，未作周密防范，以致“全歼”的计划未能实现，使一百多名日寇成了漏网之鱼。

尽管如此，这次伏击战的战果是辉煌的，不仅沉重打击刚入境之敌的嚣张气焰，同时对鼓舞人民抗日斗志、坚定人民抗日信心，都具有重大意义。

编者按：董铎先生是新沂县炮车人，抗战时期任徐州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1962年病逝于台湾。生前著作颇丰，其诗稿经其长子董建设整理成《木天诗存》一集，计七十五首，兹选录其中十一首发表，供识者鉴赏。

董 铎 诗 选

战宿迁余腰部负创 五律一首

下相战如何	可悲亦可歌
衔枚驱虎豹	扫穴斫蛟鼉
慷慨指虞剑	从容挥鲁戈
负伤未及死	以血铸山河

金陵陷落 七绝一首

最是伤怀戊寅春	金陵黯黯蒋山皴
如何虎踞龙蟠地	沦于东夷倭种人

五华顶全潮律院访跻圣法师七律一首

百战归来未解鞍	五华顶上偶听禅
海当亭面多奇草	山寄寺中有定泉
慧眼三千观世界	灵心十二悟因缘
意花不染慈悲地	胜果先攀自在天

夜别淮阴重返防地 七律三首并序

宿迁之役，铎虽负创，然任务未全达到，以致城郭沦

陷，袍泽流离。而长官不加罪，友好不见责，亲临慰问，感惭交萦。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铎之谓乎！今幸小愈，裹创返防，雪耻复仇，效命邦国。苍苍者山，浩浩者水，山水在望，铎其行矣。

不堪举目异山河	药裹伤痕恨若何
两载战场功绩少	三旬医院感惭多
东门搔首数声笛	南浦销魂几曲歌
月照高楼挥手去	淮阴道上马轻过〔其一〕
裹创提师又出征	依稀遥望宿迁城
心存报鲁思曹沫	志切封崤忆孟明
羽檄风驰猿鹤乱	锋芒电扫鹅鸛惊
大江东去翻新浪	卷土重来统旧兵〔其二〕
虏骑奔腾羯鼓挝	连天烽火动悲笳
鬼磷夜碧河边草	铁血春红陌上花
旗竖高邱林鸟避	马驱广野阵云遮
战场试显好身手	淮岱平原望眼矐〔其三〕

同仇歌

赠徐属各县长

五古一首

修我戈与矛	与君赋同仇
淮岱形胜地	岂忍遭虔刘
九变矢大勇	六奇施良谋
或挥孔明笔	或唱道济筹
或尝勾践胆	或沉项羽舟
或借张良箸	或纵田单牛
瀚雪袍泽耻	涤荡河山羞
同仇歌一曲	我思正悠悠

薤露歌 七古二首

在旧黄河白马湖畔追悼江苏第九区各县抗日阵亡烈士

黄河沙滩头	白马湖水边
薤上能滴露	滴露露珠圆
露珠干时能再圆	烈士一逝不复还（其一）
黄河沙滩里	白马湖水涯
薤上能滴露	滴露露珠垂
露珠干时能再垂	烈士一逝不可追（其二）

悼抗战阵亡将士 七绝二首

挥戈反日掷头颅	浩然正气德不孤
报国莫将成败论	宣劳岂以死生殊（其一）
震荡乾坤八载中	降幡终致竖瀛东
身殁志决无余憾	依旧泱泱大国风（其二）

记日寇在邵店乡的一次暴行

鲍君冶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广大农村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斗争。那时候在人民群众中流行着这样的民谣：“日本鬼子一条线，中央军看不见，八路军一大片。”的确如此，在我们家乡邵店周围，日寇除控制着新安镇、宿迁、沭阳以及宿新、沭新、宿沭公路沿线的一些集镇外，大部农村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

日寇为了巩固他们所占据的点线，对根据地人民不断进行疯狂的“扫荡”，其中最惨烈的一次是一九四三年秋天对邵店乡的“扫荡”，至今家乡人民仍记忆犹新。

旧历八月二十三日的午夜，月亮刚刚打露，上级传来了“坚壁清野”的紧急通知，说是天不亮日本鬼子就要从桥北镇方向下来“扫荡”了。于是乡亲们都慌了起来，把能收藏的东西收藏起来，能带的东西带上，天还没亮，男女老少，背的背，挑的挑，推的推，扶老携幼齐向东走。走到东鲍圩南边时，天刚蒙蒙亮，忽然东南方向响起了机关枪声，而且枪声越打越密、越打越近，原来是沭阳的鬼子从沭河南岸来了。在迷蒙的雾气中，鬼子们发现的是来龙庵庙宇被拆后一排排露天而立的神像，误认为是解放区的人民，所以就开了枪。

不是说鬼子从西边来的吗？怎么东边响起了枪声？人们惊疑不解，急忙转过头再往西走，谁知刚走不到半里路，西边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当机立断，乡亲们只好顺着早已挖好的壕沟再往北跑，以避开两处鬼子的夹击。那时候虞溪沟北边很少良田，是一眼望不到边齐腰深的山红草，过了虞溪沟大家就隐蔽在从曹皮匠庄到潘庄一带二十多里路的山红草地里，始终没被鬼子发现。

浓雾逐渐消散，太阳冉冉升起，枪声也停息下来。这时日寇已分别从东边的许口，西边的邵店渡过了沐河，占据了东鲍圩、周新圩、悦来集、鲍新庄、小朱圩等十几个自然村。他们见村里空无一人，哇哇乱叫一阵，就到处追猪、捉鸡……，吃饱喝足之后，就放火烧房子和草垛。这天刮着五级左右的东南风，火借风势，顷刻间，一股股浓烟冲天而起，人们望着这浓烟烈火，眼看着所有的家当化为灰烬，怎能不心疼，怎能不愤恨？那时候，家乡人民都习惯在玉米收割之后，把棒子掰下来，放在用玉米秸或高粱秸扎成的笼子里，待风干了以后，再进行脱粒。所以大部玉米还都在棒子上。日寇将这无数笼已被点燃的玉米棒子，派兵看着焚烧，直到烧完为止。从上午九点一直烧到下午三点左右，火势才渐渐减弱。就在这六、七个小时内，周新圩、悦来集、龙潭庄、油坊庄……等十一个较大的自然村近万间房屋和一万五千多亩玉米棒子被烧得干干净净，致使一千五百户近八千口人食宿无着。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日寇分成两路，从刘冲和鲍老庄越过了虞溪沟，往时集聚拢，在时集附近的村庄宿营。这一夜他们也没敢安静地休息，唯恐遭到包围和袭击，机关枪和小

钢炮整整打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往高流窜去。

人们归来，面对烧黑了的空屋框、仍在冒烟的梁椽、一堆堆玉米棒的灰烬，不少老人和妇女当即失声痛哭，而男人们却个个怒火中生，誓寻抗日报国复仇的机会。

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人民政府不仅豁免了公粮，还拨了救济款、救济粮和救济衣物，千方百计帮助受害人们搞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然而，日寇这一滔天罪行，只能激起家乡人民的无比仇恨。在重建家园的同时，却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的参军高潮。

光阴荏苒，不觉四十六年过去了，但日寇的这次暴行，乡亲们却牢牢记在心头。

沦陷期间的新安镇

张绍连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侵华的战争全面爆发了。华北地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把全国人民推向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但由于蒋介石的片面抗战政策，丧师失地，一溃千里，芦沟桥事变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接着，日本侵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进犯华北广大地区，仅仅半年多时间，华北几乎全部落入敌手。津浦一线，日军在三八年夏攻陷徐州，是年冬沿陇海铁路向东进犯，于三九年二月十五日未遇什么抵抗就占领了新安镇，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为止，新安镇人民在日军的占领下，渡过了六年零七个月的苦难岁月。

新安镇位于原江苏宿迁县的北部，现改为新沂市，它不但是这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一个军事重镇，陇海铁路从此地横穿而过，是徐海铁路东段的中心站。公路正穿过大街，纵贯南北，向北延伸到郯城、临沂，向南经宿迁延伸到淮阴、扬州；东边紧靠沐河，夏天水涨，可以行船，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当年这里四面建有土圩，有东南西北四门，只当中一道大街。圩西是牛马市，向东隔沐相望，丘陵起伏，东南十余里遥望塔山，山明水秀，土地肥沃，真是物产丰富的好地方。人口约一万多人，居民商农兼半，世代

代住在这里，过着勤劳朴素的生活。

在新安镇沦陷前的几天里，敌机轮番轰炸，低飞扫射，记得被炸死的有顾姓老太婆等多人，还炸毁不少房屋。老百姓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大有“乌云压城 城欲摧”之势。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下午（民国二十七年腊月二十七），日军骑兵出现在新安镇西段庄，同时用大炮向市内轰击，飞机在上空盘旋扫射。当时驻守新安镇的是国民党宿迁县保安大队的一个中队，队长仝玉成一枪未发，率部从东门逃走。时天气寒冷，滴水成冰，老百姓扶老携幼，呼儿唤女，肩担脊背，顶着刺骨的寒风，蜂拥向沭河东逃难，茫茫大地，何处是乐土，国破家亡的惨象，实难尽述，况即届春节，人们的心情是不言可知的。

这年除夕，纷纷扬扬降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过年正月初五日晚上，五十七军下属旅长宋光第，找到了新安镇南头老庄的马吟云（宋光第是五十七军一百三十旅旅长，在台儿庄战役中表现不凡，徐州沦陷后，五十七军留在苏鲁边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宋旅在三八年秋曾一度驻防老庄，因而同马吟云结识为朋友），开门见山地对他说：“这次部队到这里来，主要是乘敌人立足未稳之际，拔除新安镇这个据点，破坏敌人修复东陇海铁路的企图，希望能马上为他们找两位熟悉新安镇附近地形的有爱国心的勇敢乡邻，作为进攻新安镇的向导”并嘱严守机密，马吟云热情地照办了。

这天晚上，新月初挂，夜色朦胧，宋旅的战士们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中，踏着积雪，从附近各村向新安镇运动。战斗从半夜开始，一直打到次日凌晨，东、南两门，部队已

经打进圩内，而西、北两门的友军未能攻克圩门，日军在据点里顽抗，故数次冲锋，都未奏效，不得已只好撤退。这次战斗，日军死伤九人，我方亦有伤亡。这是沦陷后我国军队对新安镇唯一的一次反攻。

日军占领新安镇之后，马上设立警备队、宪兵队、宣抚班等统治机构。宣抚班里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为了安抚人心，宣抚班专门在新安镇和附近地区，宣传所谓“中日友好”、“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圣战”等谬论，最远的到过北边的红花埠和南边的唐店、龙泉沟一带。

“以华治华”，是他们的一贯政策，为了便于统治这个重镇，就找出一些亲日分子，组织维持会一类机构，作为他们维持治安和扩展伪化的工具。最先找到的是马恒利油坊经理岳孟杰，把维持会会长硬按在他头上，可是岳孟杰消极对待，一点事情也未给他们做，二十多天之后，一走了之。岳逃走后，不久，又找到一个周成功，干了一个多月，日本人不满意，一脚踢开，又找王润之来接第二任维持会会长。这时逃亡在外的人时间长了生活成了问题，都以疑惧试探的心情，陆续回家。陇海路徐海段已经通了火车，为了维持生活，很多人只得跑跑单帮，从徐州或新浦买个人能背动的少量货物到新安镇来出售，也有摆小摊子或卖点吃食的，还没有开店座铺等象样的生意，市面还很冷落。街上流通使用的是日本人的军用票和联合银行票子，并专门设置机构，兑换国民党的“法币”。

再说上面提到的王润之，三十多岁，在安清帮里小有名气，没有文化，平时不务正业，干上维持会长之后，没能替日本人做出什么“成绩”，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只干了四五